

阴阳界

阴阳界

目录

- 第 一 章狸猫惊尸
- 第 二 章寡妇背狼
- 第 三 章伙计梁瑞
- 第 四 章若倩与桂花
- 第 五 章寨前御敌
- 第 六 章胜利的悲伤
- 第 七 章桃子这样丢啦
- 第 八 章换了天地
- 第 九 章血溅寿诞
- 第 十 章九女嚼舌
- 第十一章王三儿乐极生悲
- 第十二章荷花儿遇鬼
- 第十三章黑蛋蒙冤
- 第十四章卫星上天了
- 第十五章瞒天有功
- 第十六章风水断了
- 第十七章步向灾难

第十八章粮食局长的儿子

第十九章千里奔心

第二十章大漠情深

第二十一章人人欲当贼

第二十二章大势所趋

第二十三章地支老鼠当先

第二十四章牵情北京

第二十五章三个女人的心

第二十六章小小老百姓

第二十七章石虎县城罹难

第二十八章上面来人了

第二十九章红棺材

第十二章荷花儿遇鬼

庆妞仨扑进城,天刚明。政府守门人说梁瑞婚后不在机关住了,住在何处,他不知道。城内到处都仍是冷冷清清的,只有个别生意人在开摘板匠门。

三人逢人就打听,正着急之际,见远处有个女孩像杏花儿。李甄氏和庆妞还犹疑着,李大成就跑了前去,仔细一看,果然是杏花儿,他劈头就问:“梁县长住在哪儿?”把个正在跑步的杏花儿吓了一跳,她一见是大成,马上问:“行叔,你怎么来了?俺俩月都没见咱村的人了。”大成说:“出人命事了,闲话少说,快带俺们找你姐夫,要不就来不及了。”杏花儿一听,二话没说,见了庆妞和李甄氏连招呼也不打,领了三人就跑去见梁瑞。

梁瑞与兰花儿住在人委家属院的一个两间小房里。四人一进去就把刚起来的梁瑞和兰花儿高兴得又是端水果,又是要上街买菜。庆妞心急着先把事情说了,梁瑞一听,说:“真是胡来!”说罢就先匆匆出去了。

兰花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,消瘦了许多,边给三人拿花红边说:“老梁打电话去了,你们放心,这种事儿这

一阵子在几个区上常发生,老梁强调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土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,叫人家丢了总得有个过程吧!入社不积极就叫陪法场,胆小的不一下子就吓死了?”李甄氏问:“啥叫陪法场?”兰花儿说:“就是枪毙人时叫与被枪毙的人一齐跪着。”李大兴说:“那不是用来对付那些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,咋能搬来对付老百姓?”兰花儿叹了口气,说:“好大喜功的人就是不择手段。”李甄氏心惊胆战地说:“到时一时弄错了可就晚了。”兰花儿正要答话,梁瑞来了,口中不住说:“这个胡滑头。”三人齐问:“到底咋样?”梁瑞说:“放心吧!是叫王三儿陪法场。我责令他们立即停止,他们说胡区长已经请示了王团长。”他叹了口气,道:“现时他们区长和县上王团长偏都不在家,真是急死我啦。不过你们绝对放心,我对他们说了,要是王三儿出了意外,我拿他们是问。他们说请我一百个放心,他们绝对保证王三儿出不了其他事。”

三人一听,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,浏览起梁瑞屋内的摆设。小屋里,里间一张大床,一只三斗桌,一个上面摆满了书的大书架。外间一只立橱,一个小方桌,几把凳子。

连现时乡下家户的摆设都不如。虽然寒酸但不失一种特有的文气。细看梁瑞,头上已有了几根白发。仨人明白:“他操心太大了。”

他仨得了实情,见又有了梁瑞的特地关照,也不用为王三儿牵肠挂肚了,就起身要走。梁瑞、兰花儿会愿意?两下正拉拉扯扯,杏花儿已到街上买了油条、胡辣汤和几个小菜。在梁瑞的强迫下,几个人也就只好吃了起来。

梁瑞在旁不住询问村上的情况,当他听到村里又娶媳妇又盖房,不少家户添了农具,买了牲口时,乐在了心里,喜在了眉梢。李甄氏见杏花儿身上有不少油腻,就探问:“杏花儿在城里工作了?”大行插嘴道:“你还用问,工作还不是梁县长一句话。”只见梁瑞和兰花儿相互笑了笑。庆妞直接问杏花儿:“杏花儿,干的啥大事儿?”杏花儿说:“啥城里的工作,是和土坷垃打交道的。”兰花儿一笑说:“嫌不好了,还可以回去嘛!又没有人强迫你。”杏花儿一把搂住姐的胳膊,噙着嘴说:“三姐说话就是冲人,俺说不干了?”杏花儿就打开了话匣子。

庆妞仨走后的第二天,李文斋心急如焚地在寨头一直等到昏天地黑,见无指望,绝望、惨然地瞅了瞅王三儿家亮起的灯光,才拖拉着脚步下了寨。

荷叶儿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一夜。夜幕又降临了,漆黑漆黑的天,空气闷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围在王三儿家的黑蛋与一群乡亲们,一个个心里都像灌了铅。一口上等棺木就预先停放在堂屋的正中。按当地的习俗,外殇是不进家门的,怕的是带到家野鬼。荷叶儿与王三儿情深意浓,根本无忌讳啥外丧不外丧,就叫把棺材先放在家里堂屋儿。

月芽吭吭哧哧从东边拱出来时,拖车跌跌撞撞扑进门,哭道:“法场尽是血渍,俺们连三儿哥的尸首也未找到呀!”一向硬性的山西婆娘荷叶儿一下子晕死过去了。大家千唤万呼,她才苏醒过来。事已如此,就是说啥也是枉然了,一切只有待到天亮再说了。

王黑蛋哭着,又是夯打自己的头,又是扇自己的脸。众人无奈地默默走了。灯花儿低声嘱咐了王三儿已懂事的俩孩儿,扯拽起黑蛋也悄悄离开了。

荷叶儿带着一家人,夜里就胡乱卧在空棺材边睡了。

黎明,天最黑的一刻,忽听院门外有轻轻的叩门声。

“嗒嗒!嗒嗒嗒!”同时听到门外小声的呼叫声:“孩儿他娘,孩儿他娘。”

先醒的是荷叶儿,她连忙揉醒了俩儿子,抱起小的,缩聚成一堆儿,沙沙抖成一团。一家人又听了一阵子,荷叶儿压着声,对俩儿子说:“是你爹!”“是俺爹——”弟兄俩更加惊恐地拉紧了母亲。荷叶儿说:“别怕,你爹的魂儿,它不会害自己孩子的。”荷花儿与王三儿已是恩爱多年的患难夫妻了,她先摸着“取灯”点亮了灯,正嘱咐几个孩子千万别动,门外就又传来一声:“孩儿他娘。”她转身就出了屋门,大儿也机灵地悄悄抓了一根棍子紧跟上了妈妈。

“你是谁?你到底是谁?”荷叶儿站在门内,声音颤抖着问。

“快开门,是我回来了。”声音很清楚,是王三儿。

“娃他爹,都知道你死得冤,王村长都死命哭打了自己

。你就安心去吧!别来家吓着孩子,等到节气,咱一家人会按时给你送纸钱的。”荷叶儿小声诉说着,哭求着。

“唉!我没死,这不是回来了。”外面道。

“你没死?咋会没死,你别吓俺了,你走吧!棺材、衣服都给你准备得不错,一家人是要对得起你的,还有啥不放心?”荷叶儿根本不信,她一瞬间曾想过王三儿会不会和甄六老婆那年一样,死而复生,但又一想,根本不可能,刑场之上哪会有那回事。她只得又安慰起他,愿王三儿之魂早早离去。

“唉!我没死,不信你摸摸我的手。”随话声从门缝中插进来一只手。死人的手是冰凉的,活人的手是热的。这一点,荷叶儿知道,阴鬼阳人,根本区别就在于脉上,她就大着胆子,用颤抖着的手去摸那手上的脉。

门被“呼啦”打开了,荷叶儿一把抱住满身血渍的王三儿,一切都像在做梦。她拧拧自己的耳朵,问:“我这不是在做梦吧?”王三儿说:“咋会是梦?咱回屋说。”他见儿子还提着木棍傻呆在一旁,推开荷叶儿就先把儿子抱了起来。

一家人欢天喜地,王三儿说:“先给俺弄点吃的,饿死我了!”大儿忙去捅火。荷叶儿焦急地催问:“娃他爹,到底是咋回事?”王三儿长叹一声,说:“一言难尽呀!”

王黑蛋天不亮就和灯花儿来了,怕荷叶儿带着孩子,心里一时想不开,寻了短见,一家人就零散了。谁知到了他家一敲门,荷叶儿开门时面带微笑,说:“王三儿回来了,没死。”王黑蛋一听,一屁股跌落在地,说:“是俺王黑蛋害苦了老哥呀!”

王三儿闻声出来搀扶起他,哭着说:“王村长,这话叫俺王三儿心里难受呀!这事谁都不怨,王三儿一辈子感激您还来不及呢!俺心里知道,你是刀子嘴豆腐心,如若不是梁瑞和你,说不定真成枪下鬼了。啥也别说了,上边叫入社就入吧!俺反复想过了,政府从来不坑老百姓。俺王三儿给你赔不是了。”说着真给王黑蛋跪下了。

王黑蛋更觉无地自容,忙起身拉起他进了屋。灯花儿怕王三儿家人因忙丧事顾不得做饭,带了不少小熬馍,煎得又薄又焦,几个孩子接过就大嚼大咽起来。

王三儿慢慢把详细情况给他两口说道:

民兵把俺带到了区上,才知为不愿入社带去的还有两人。一个是下夹河的,当年在过红枪会,我熟识,一个是轱辘镇的,我不认识,我们连夜就开始过堂,下夹河的好像还挨了打,我听他在一个屋里破口大骂说,你们不是共产党,是国民党,想当年抗日也没这样。我还听到里面有人说,摆啥老资格,以前是以前,现在是现在,给我揍他。

第三天一早,轮到俺时,换了人。那人叫俺坐下,问俺为啥搅散会场,破坏入社动员大会,俺把事情来的来龙去脉讲了。他问那院是否真还埋有炸弹,俺说你不信可以叫人去挖。他又说就是有也不能在那时说。俺说俺是想支开李文秀的,反正要死的人了,就把李文秀的所作所为、家庭情况及他哥的情况说了。他身边一个人直想打断我的话,说我污蔑攻击村干部。俺说这事可以调查。他止住了那人,叫俺讲下去。俺一气儿说了半天。这中间,他又问起俺当年冒充武工队劫出荷花儿的事,俺说了。他听了一笑,说还有胆有谋的,要是把这劲儿再用到合作社上不就好了,问俺为啥不带头入社,俺就把俺新置的车马驾具说了。他问俺啥时间能入,俺说想不通就不入,想

通了不叫入也要入。他笑了,说,你这人怪老实,也怪敢说!他还笑着说,谁要是花岗岩脑筋,就要叫他去见上帝,你不怕?俺说,怕有啥用?生死全在你们手里!一会儿就听有铃声响,他出去了。

俺偷偷从窗户棂见他在一个黑匣子旁说的啥,俺听不清。我只想他会怎样发落俺。一会儿工夫,他拐了回来,问,你认识梁县长?我说,咋会不认识,他是当年俺村穷人的头领。那人来了兴趣,就问起了俺结识梁瑞的过程。俺就把梁瑞咋来咱村,怎样组织红枪会,怎样发动咱们抗日,怎样在轱辘镇打日本,前前后后都说了。那人听得像着了迷,并不住点头。他最后说,梁县长刚来了指示,你们王村长也来为你求情过。你是为革命出过力的,实话可以告诉你,叫你来,是陪法场的,意思是促进你快点转变思想。区上定下的事,我一个人改不了的。但你不要过于害怕。这情况只能对你本人讲了,这已是特殊照顾了。

晌午错一点,他们几个人都五花大绑,惟我没再上绳。公审大会之后,马车就跟疯了似的拉到城西的乱葬坟,

让我们一溜跪着。我虽然没上绑,也不敢乱动,四周都站了密密麻麻的岗哨,枪上子弹都是顶火的,我看得出来。人到那步说不害怕是假的。虽然那位好心人把话已说到前头,自己还觉身后有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,脑子里嗡嗡响。猛听后面一声:“预备——”脑子就嗡的一声,随着枪响也觉脑后一痒,瞬间无了知觉。

当我睁开眼睛时,身子两边的两个人已脑浆崩裂,污血溅了我一身,再一看身左边相间跪的下夹河那人也倒在了地上。我就轻轻地喊他,见他动了一下身,知他实际没事儿,也是惊吓昏倒在地上的。他挣扎起来,傻乎乎地看着我。我又去喊右边相间倒在地上的轱辘镇那人,喊了几声,无人答应,我一看,他的裤裆湿了一大片,怕是屎尿都出来了。

这时上来人查验真正被枪毙的人,只见掀人面朝上,用脚狠踩了四个人的下裆,见无了一点反应才离去。

过了一会儿,上来一个人说,你们如果下次再捣乱或就是不入社,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

到了山阳,轱辘镇那人才苏醒过来,问,我没死?我说,

没有,咱是陪法场的。那人娘唉一声,说,我咋觉得枪子儿打我头上了。

我们仨被带回去后,区上给我们弄了一点饭菜,饭后又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。审我的人又过来了,说,看到也感受到了吧,好好想想吧!坐下来给我们把合作社的好处讲了一下午。

王三儿讲到这里,外面熙熙攘攘拥进很多人。拖车、荷花儿还提着点心、油饼和酒来为王三儿压惊。人经一次难,更觉乡亲亲。

午饭后,兰花儿带着庆妞仨到了街上,只见城内的大街小巷,熙熙攘攘,集贸市场上,鸡鸭鱼兔、时令瓜果、各种青菜应有尽有。买卖铺前,各色点心、糖果让人眼花缭乱。庆妞三人各自就称心如意的、小孩喜欢的称了一些。

接着到了农贸市场。仨人一看,各种家具,有新打的、有漆好的。方桌、靠椅、大小凳子不少还雕龙绘凤,玲珑剔透。锅碗瓢勺,面板面杖,镰刀网包,钐片掠子,茶壶

草帽,要啥有啥。大行说:“这几年来未干说行营生了,到牲口市看看。”

兰花儿就又领他们到了牲口市,只见市上骡马成群,犊儿撒欢,老牛乱叫。车套犁耙,比往年多了几倍。几个老行户认出了他,热情地打着招呼:“老李呀!听说这几年当干部了,生意好了,你不干了,叫人怪可惜的。”大行大大咧咧地招手示意,口中道:“爷儿们可好,俺这不又来了。”几个老熟人与他边打招呼边说:“啥时不当干部就重干吧。”“爷儿们发财,爷儿们发财。”大行倒像巡视一样,引得庆妞和兰花儿抿着嘴直想笑。

兰花儿见天色不早,回去有老远路程,就催三人到百货大楼去。三人进了大楼,好像进了迷宫,迟疑着不挪脚步。这里的東西更是琳琅满目,令人目不暇接,所用之物,应有尽有,一应俱全。

此时三人的酒劲儿上来了,李甄氏开始东摇西晃。兰花儿急忙上前搀扶她,她一推说:“不——用搀——俺不——要紧。”左顾右盼,见啥都稀奇,问:“这是到了啥地方?像是仙家一般!”引得柜台里的售货员大笑不止

。兰花儿说：“你看给孩儿们买些啥回去好？”她一拍兜里，说：“俺这儿有的是钱，你掏吧！大行和俺商量好的，你看你和梁弟喜欢啥，就情买了！这是俺俩的一点心意。”兰花儿知她听错了，心里十分感激她喝醉了倒还惦着自己和老梁，乡亲们真是实在得很。她就装作掏了钱，说：“好，俺不客气了。”和李甄氏先站到了布匹柜台前。李甄氏一指一匹蓝地面起着小白花儿的花布，说：“这怪大方的，你穿合适，小妞们穿上也不赖。”兰花儿就招呼扯了些，又挑了几样花布扯了好几段。李甄氏又在学生的书包前驻足不前，兰花儿就买了一叠。

庆妞和大行互相搀着，一走一悠的，只顾在前面比比画画。兰花儿在后见他俩指上啥，就叫买了。一群人远远围着看着，有人认得兰花儿，只听有人小声说：“这是咱县长的爱人哩！不知这三人是她的啥亲戚，她出手真够大方的。”她听了只是一笑，悄悄叫一个售货员将所购之物分别装好。临出门又专门给庆妞买了杆旱烟袋。

出了百货楼，杏花儿早就把马车停在那里。三人歪歪扭扭上了车。兰花儿问杏花儿：“他们不要紧吧！”杏

花儿说：“酒醉心不迷,轻车熟道,放心吧!”这时三个售货员过来把所购之物搬上了车。兰花儿见车上有一个破皮袄,就把东西一蒙,看放安实了,才对三人说：“老叔老婶,兰花儿不送了。”又问杏花儿：“你呢?不一块儿走。”杏花儿说：“站长说了,赶明儿早上,我俩就也到咱村,反正俺也习惯了。”大行握着鞭子对着兰花儿只是哈哈傻笑,说：“兰花儿呀!俺不想走,可心里还忧着王三儿!你可得照顾好俺梁弟呀!”兰花儿说：“行叔放心吧!”“那俺们走了。”大行这才扬起了鞭。

兰花儿见车已没了影儿才和妹子回转。兰花儿问杏花儿：“你也老大不小了,找到心上人没有呀?”杏花儿一低头说：“姐——俺不大呢!”兰花儿嗔怪道：“不大!都二十出头了,成了老闺女,就没人要了。”杏花儿道：“你和姐夫才结婚多长时间,就来说俺。”兰花儿叹了口气说：“那是不得已的,学不上完咋能结婚?也真苦了你姐夫这多年。”杏花儿问：“你婆婆待你好不好?”兰花儿长叹一声说：“要是能有个婆婆该多好,你姐夫早已是孤苦一人了。”二人虽然都在城里,但各有各的事业,很少聚在
